

2004年中国 奇幻小说选

水泡
·九州纪行

沧月
·星坠

多事
·两个故事

江南
·虎牙、猎风

遥控
·攀绳人

瞎子
·佛裂

斩鞍
·流火
大角
·有魅
骑桶人
·归墟

今何在
·第七个故事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4年中国 奇幻小说选

科幻世界杂志社 编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2004年中国奇幻小说选/科幻世界杂志社编.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5

ISBN 7-80705-017-9

I .2... II .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CIP数据核字(2005)第001772号

2004年中国奇幻小说选

科幻世界杂志社 编

策 划 严 岩 阿 豚 张进步

责任编辑 李亚林

封面设计 李笑冰

版面设计 李笑冰

责任校对 钟为夕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 61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14印张 350千字

印 刷 成都川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月成都第1版

印 次 2005年1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6.00元

书 号 ISBN 7-80705-017-9/I·4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且取一瓢饮

“年选”一词，几近泛滥，所以在最后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推敲再三，终于决定将“年”字放在“2004”之后，而不是放在“选”字之前。因为在我们看来，企图制作一本权威到能够囊括今年所有奇幻精品小说的“年选”，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九州系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用IT人的术语来说，其实做文化产业亦是“眼球经济”，只不过文化产业的“眼球经济”和经济挂钩的方式更为传统一些罢了。

在这本奇幻小说选中，我们择选了相当大比重的九州系列作品。

九州系列小说的优点在于：它有一个数量庞大、质量稳定的创作队伍；有已经积累的成功作品；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群体在支持。

我们曾经在2003年年底制作了一本《科幻世界画刊·增刊·奇幻世界》，和“九州”系列小说的诞生类似，都是一个尝试。其后双月刊《科幻世界·奇幻版》的推出，月刊《飞·奇幻世界》的横空出世，都明确告诉我们：

九州系列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受到了普遍欢迎的文化产物。

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条民族化的幻想文学创作、推广之路上前行并拓展。

在生理学上，人的视野存在“盲点”，集中看某件事物的时候，难免会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因此我们亦在不断关注国内奇幻写手们的作品，力求将其中优秀的小说呈现出来，比如燕垒生、骑桶人、沧月等，他们的小说或雄壮，或奇伟，或婉约。不过殊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小说选集，只能将一些中短篇予以付梓，而奇幻小说最精彩的体现，却往往在数十万字甚至数百万字的长篇中。

也因此，我们只能将我们认为最优秀的中短篇纳入本书，而或许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没有被我们收进。幸好贾宝玉老早就替我们打过圆场：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两瓢？谁人铁胃吃得消，敢比刘姥姥？

阿豚

写在2005年新年前夕

2004年中国 奇幻 小说选

虎 牙 江 南 1

星 坠 沧 月 58

流 火 斩 鞍 98

有 魅 大 角 180

第七个故事 今何在 204

羽 纹 莫 然 210

两个故事 多 事 236



猎 风 江 南 250

九州纪行 水 泡 286

攀绳人 遥 控 314

佛 裂 瞎 子 346

K和他的公主 桃次郎 370

布 丁 乌雷诺斯 396

归 墟 骑桶人 412

虎牙

■文/江 南 ■图/张晓雨

模 子

夕 阳，菊花，春天的风。
五千里冀州的莽原，在一天的最后时分如此寂静，空气中幽幽扬起古老的雄歌。曾经热血奔流的英雄们已经被埋葬，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尘封在历史中，当年的血则干枯在荒草和尘土下。

白衣的女孩跪在被北风剥蚀的朽木碑前，千千万万的发丝金缕一样被风吹散。映着衰老的斜照，发间雪白的曼陀罗花黯淡得如同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

老人在少女的背后吟唱再也无人相和的古老战歌。不再是当年，旧时代的武神疲惫的喘息与纷乱的战争一起远去，传说即将被遗忘，只剩下最后的天武者依然在追忆那些轰轰烈烈的理想。

一缕缥缈的香烟追随着风上了天空，燃尽的香碎成了一捻细细的灰。

“我的父亲……我的儿子……”老人嘶哑的声音仿佛漂浮在空气中，久久也不散去。

女孩回过头，老人对她淡淡地笑着。

“走吧，”老人挽起她的小手，“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能到扬州。”

那是胤喜帝八年，离国诸侯威武王嬴无翳以铁甲五千骑，赴天启朝见胤喜帝。诸侯震动，东陆九关纷纷陈兵以备，乱世的烽烟越燃越烈。谁也不曾注意这一对老幼悄悄地穿越了数千里海陆，一路



风尘地前往了尚且平静的扬州下唐国。

第一章

四根手指缓缓地掠过了枪身。

七尺七寸的虎牙枪，黑色的枪刺边缘，乌金色的刃极为流畅地汇成一点寒星。没有枪缨，镏金的虎头吐出了长达九寸的枪刺。精炼的熟铁一直包裹了枪杆前方近两尺五寸，只有靠近枪尾的地方才露出木杆本身的紫檀色。

猛虎啸牙枪，这是一杆战枪，战场上无数鲜血磨砺而成的武器，长度和重心都配合得完美无缺，枪刃精密的弧度保证它可以轻易刺穿三重铁铠。整个九州大陆上，也只有人类的设计配合河络无法比拟的铸造工艺，才可能在一块顽铁上凝聚出如此强烈的杀意。

对面持剑的人也知道枪的威力，他的步伐极其小心。双方对峙着变换位置，持剑者留下的无数脚印中竟然有北斗隐约成型了。两尺七寸的剑含在剑鞘里，持剑者不断地变化着按剑的角度和手法，根本不让持枪者看出他的心念。

一只鸟儿落在了枪和剑之间，它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里弥漫的杀气，瞪着一双乌黑滚圆的眼睛左顾右盼。

持剑者的目光似乎微有变化，只是一瞬间。可是一瞬间已经足够，猛虎啸牙枪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发出了惟一的一枪，没有后势也没有变化。

枪出如电，一击必杀！

气流从枪上猛虎的口中钻入，从虎耳流出，发出沉雄的虎吼，虎头上用白银嵌成的双眼竟像是忽然闪动了。持剑者绝妙的步伐在这一击下彻底崩溃，他的剑拔到一半，手已经失去了拔剑的力量。持枪者的枪势毫不留情，电光更烈，鸟儿惊飞而起，一片落叶被枪

刃破成了两半，枪锋直指持剑者的胸口。

“嘆”地一声闷响，剑和虎牙枪一起落在了地下。

静悄悄的苑子里，敌对的双方依然对视，一双眼是柔和的淡褐色，一双眼漆黑如墨。

“父亲！”淡褐色眼睛的少年弯了弯嘴角，似乎要哭的样子，一只小手指向了自己的敌人。

对面也只是十一二岁的少年，虽然身材不矮，可是看那张还带着稚气的小脸以及满脸倔强的神情，就知道他其实还是个孩子。他捂着被投掷来的物体打到的手腕，忍着酸麻。

“是我赢了的。”方才持枪的孩子说。

虎牙枪是被旁边的青衣男子用一枚铜币打落的，而持剑的少年却是因为恐惧而让没有机簧的剑滑出了剑鞘，从对手出枪的气势和手法，他是绝对没有机会抵抗的。

青衣的男子挥了挥手：“输赢我自然知道，你练枪比弟弟多出两年，练的又是猛烈易成的毒龙势，赢了没有什么可高兴，输了才不应该。”

“父亲！”弟弟看父亲并不责怪哥哥方才的枪势太猛烈，觉得非常委屈，眼泪好像都要流下来了。

“谦谦君子，当以沉毅为本，少悲喜，多静思。”父亲对幼子温言道，引用先贤的训导，让儿子不要轻易哭泣。

父亲又转向长子：“你刚才那一枪错误太多，犯了战法的忌讳。即使是毒龙势，也不该猛烈过度，如果你第一击不能成功，你根本无法闪避敌人的反击。”

“如果我的枪法强于敌人，一枪就可以杀了他，他根本就没有反击的机会。”长子脾气的倔强似乎是更胜于他倔强的外表。

“如果你枪法弱于敌人呢？”父亲有一丝不悦，却克制着没有表现在脸上。



“那我就输了，反正最快的枪势还是杀不了他，就是留有余地我也赢不了。”长子的说法极其直白。

“荒唐，”父亲皱起眉头，“何况刚才你弟弟因为一只鸟儿走神，是少年的天性，你根本不在乎那只鸟儿，一点孩子的天性都看不出。圣人说为人最重要的是天性自然，你才九岁就只专注武功，长大了终究不是好事。”

“我不知道什么圣人，”长子毫无顾忌地盯着父亲，“弟弟读过书，我没有读过，我将来是肯定要上战场的，我要是有那种天性，随便一个敌人就把我杀掉了。”

“小小年纪，怎么顽固到这个地步？”父亲不愿再多说，起身挽起了幼子的手，“昌夜和我去书房读书，野儿你好好想想我教你的枪术，不要把我说的都当耳边一阵风。你也算我们姬氏子孙，将来不要白白把性命送在战场上了。”

“哼！”被父亲拉走的幼子悄悄回头对哥哥做了个鬼脸。

可是哥哥却连看都没有看他，自己拾起了地上的虎牙枪，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用衣袖擦拭那杆利器。

书房里笔墨纸砚分列，精美的雪梨木的书案靠在窗户边，比普通书案矮了一些，是姬谦正特意按照幼子昌夜的身高定制的。煦暖的阳光从雕花窗外照了进来，照得屋内一片柔和，窗外潺潺的流水声分外悦耳。到了这里，人不由得就静下心来。

姬谦正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五经注疏》。

姬谦正笑着说：“今天就考《五经注疏》吧。”

“是，父亲。”幼子姬昌夜极其乖巧，立刻坐在书案边，拾起了一支墨笔。

南淮城是下唐国都，在扬州和豫州之间，是胤朝建朝时分封的七大诸侯之一。幽王六年宫室裂变，王叔夺取了靠近豫州的一半国土建立上唐国，不过繁华的都市还都在下唐的地界，国力依然强

盛。扬州商会的势力支持着下唐宫廷，所以在纷乱的时局下，下唐是少有的安定繁华所在。下唐崇尚柔婉的文风，用胤朝旧制取士，《五经注疏》是选贤的重要经典之一。

“《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姬谦正问，“何也？”

“帝柔怀天下，所以用杀者，非好杀，不能不杀。”昌夜朗声道，“用杀以吓天下，是帝德。”

“非德，且换一个字看。”

姬昌夜轻轻一笑，笑容极像他美丽的母亲。他没有说话，而是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姬谦正凑上去看，是一个“仁”字，字迹饱满流畅，很有笔力。

父子相对微笑。

胤朝旧的取士制度，对于仁德信义勇这一类品德的分析特别细致，常常在古书中选取典故考试，问一个典故是帝德帝仁还是帝勇。这类问题通常读经几十年的人也晕头转向，往往是宏论写得慷慨堂皇，选的答案却错了。姬昌夜虽然只有十岁，却对这一类问题的剖析细致入微，姬谦正心里当然高兴。

姬昌夜凝神练习书法，姬谦正欣慰地看着幼子，很有做父亲的快乐。一直过了半个时辰，姬谦正才悄悄开门出去了，生怕打搅了幼子读书的心境。

一出门，姬谦正就看见了那双漆黑如点墨的眼睛。

长子姬野怀里抱着那柄高出他自己两尺的猛虎啸牙枪，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姬谦正看向他的时候，姬野也毫不闪避地直接抬起头来看姬谦正。目光在空中一碰，竟是姬谦正避开了。

“野儿，你不去练武，在这里干什么？”

“路过。”说完这句话，姬野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远处。一会儿，



猛虎啸牙枪独有的虎啸声又一次响起，姬野似乎已经在小树林中练起了枪术。

姬谦正皱了皱眉头，却什么也没有说。

姬氏是胤朝大族，先祖和胤帝有血缘的关系。到了姬谦正的时候，因为元王被刺的夺嗣之乱被牵连，不得不离开都城汴梁，去下唐寻求出仕的机会。

在胤朝的贵族子弟中，姬谦正为人低调，才华却并不普通，马下是文臣，马上是武将，投掷铜币伤人的技巧更加罕见。可惜下唐取士喜欢少年，姬谦正再三自荐不成，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

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姬野是侧室生的，幼子昌夜才是正妻的孩子，他更喜欢昌夜一些。最初姬谦正也说不上讨厌姬野。他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讨厌长子了，也许是姬野性格太强，不会讨人喜欢，可是很大程度上，是姬谦正讨厌他的眼睛。

无论是东陆的人还是北陆的蛮族，眼睛都不是纯黑的，只有不周山和昆仑间的夸父才有纯黑的眼睛，姬野的眼睛却比一个夸父还要黑。那种纯正的黑色使姬野的眼睛看起来极其的深。当别人看他的时候，姬野不像通常的孩子那样会低下头去，而是以一种冷冷的目光和对方对视。结果通常是成人也被姬野的目光吓退。

“眼神可恶。”姬谦正曾经对妻子说。

姬谦正渐渐地讨厌起这个儿子，尤其是有闲言碎语说姬野有夸父的血统时，姬谦正土族的高贵性格让他极为恼怒。夸父是身高可以超过常人一倍的巨人，通常也被看作野人，虽然有人类的外形，可是他们和人类混血是根本不可想像的，更何况姬野身为侍妾的母亲也完全是个普通人。

据一些姬谦正熟悉的星相师说，夸父和人类在上古确实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偶尔有人生出夸父一样的黑色眼睛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姬谦正依然疑心了很久，不断地回忆当年侍妾怀有姬野的

时候。直到确认了侍妾完全有可能和那种动物一样的野蛮种族私通后，姬谦正才放下心来，可是对于姬野的厌恶却依然不减。

姬野似乎也毫无取悦父亲的打算，他的所有精神都凝聚在时刻不离身的猛虎啸牙枪上。

家传的虎牙枪有不为人知的来历，原本姬谦正更想传给幼子昌夜，可后来姬谦正也只得打消了那个念头。

四岁那年，姬野偷偷跑入禁室，好奇地看着虎牙枪，慢慢伸出了小手去摸它。当时大怒的姬谦正闯入禁室，忍不住要抽打姬野。也许是当时他的神色吓到了姬野，孩子竟然猛地抱起了虎牙枪退入了墙角。姬谦正愤怒更甚，干脆把姬野和虎牙枪一起锁在了禁室中。足足过了半个月，在侍妾的苦苦哀求下，姬谦正才开门打算放出姬野。

出乎他的意料，从窗口送进去的食物和水只动了很少，而姬野竟然保持着半个月前的姿势抱着虎牙枪蜷缩在墙角里一言不发。姬谦正要从他怀里抽走虎牙枪的时候，姬野却使足了力量去反抗。姬谦正盛怒中一掌抽向了长子，就在那个瞬间，沉雄的虎咆声在虎牙枪上响起，虎威之烈竟是姬谦正本人也不敢想像的。

姬谦正知道虎牙枪已经不是他的了。虎牙枪里封印着姬氏先辈的灵魂，在那半个月里，枪中的灵魂竟已经选中了姬野作为虎牙枪的继承者。这个事实，即使姬谦正也不得不承认。

禁室中的半个月后，姬野性情似乎有些变了，不再喜欢孩子的玩具，只是专心练枪，性格也更加倔强。

那以后，姬谦正因为虎牙枪的事情更加疏远长子，而把全部心思都放到了教导幼子书文和剑术上。

第二章

姬野缓缓地抱枪在怀。



他有点不满意刚才的最后几刺，虽然他天生力量就比普通的孩子大，可是三十四斤的虎牙枪几乎有他三分之一体重，挥舞到最后力量还是无法支持。他练习的毒龙势还是最耗力量的枪术。

慢慢调整着呼吸，姬野目光微微一瞬，漆黑的眸子瞄中了前方的桦树。回气的速度，他比普通人要快得多，仅仅是略为调整呼吸，力量就回到了他的双臂中。

四指扫过枪身，虎牙枪被拉开在姬野的双臂中。他的身体好像一张绷紧的硬弓，弓上搭着一支可怕的箭。

静静地，姬野没有动，但却开口了：“谁在树背后？不要躲在那里看我。”

他的枪尖指定了桦树，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如果你想让枪变得更快，致命一刺的力量更猛烈，光爆发力量是没有用的。关键要调整手臂的位置，让小臂和枪身贯成一线，在吐气的一瞬间把全部力量送出去，当你的整个臂长都用尽之后，枪尖应该正好到达敌人的心脏。如果早了一点，你的全部力量还来不及吐出，如果晚了，你的身体则会阻碍枪的威力。”老人缓步走出了树林，根本不在意姬野手中危险的虎牙枪。

姬野收回了枪势，诧异地看着雪白色头发的老人，还有他手里挽着的白衣小女孩。

“你姓姬么？”老人微笑着问。

“我叫姬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认识你，”老人的目光凝聚在虎牙枪上，“可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这柄猛虎啸牙枪。”

老人的身后有一只长形的包袱，用雪白的绫子包裹着，八尺多的长度，超过了老人本已经惊人的七尺身高。姬野的眼睛盯在了老人的包裹上。

“是枪么？”姬野指着老人背后的包袱。

他这样无疑是直接指着老人，在贵族看来是极其无礼的，可是老人却并不愤怒，反而有些诧异：“你怎么会知道是枪的呢？”

“如果我有你那么高，那个长度是最适合的枪长，而且我觉得你指点得很对，那你一定是一个用枪的武士，怎么会不带枪呢？！”

“看，”老人拉了拉身边的小女孩，“下唐也有这样聪明的用枪武士。”

被称作武士让姬野很惊奇，小女孩的笑容让姬野更惊奇，她笑的时候，那对幽深的玫瑰红色的大眼睛特别的生动，是姬野没有见过的。

“孩子，我要见你的父亲，”老人褪下了右手的一枚铁指套，“给他看这个。”

指套在姬谦正的掌心里沁出微青的铁光，只是一个很朴实的指套，上面有一个叼着星辰的鹰头。翻过来，姬谦正的手指触摸到了指套内侧细微的铭文。

冷汗悄悄地流过姬谦正的耳边，长子带来的又是可怕的客人。

“你出去，”姬谦正起身说，“请客人在前厅中等候。”

姬野离开后，姬谦正打开了密封在墙壁中的铁匣，一枚几乎完全相同的铁指套静静地躺在铁匣中。从很小的时候他就畏惧着这枚指套，他觉得它是活的，有生命，会思考。指套只是在沉睡，姬谦正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它一定会苏醒。

“铁甲依然在！”姬谦正的声音响起在前厅中，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念这句话，声音有些发涩。

“依然在！”正在低头喝茶的老人也不抬头，低声说道。

“野儿，你出去！”

老人摸了摸小女孩的头：“羽然，你也出去玩一会。”



姬野惊讶地看着父亲手指间同样闪烁着一枚铁指套，而他方才交给父亲的那枚被放置在父亲手中的托盘上。

小女孩看着姬野在发愣，竟然主动上去扯了扯他的手：“我们出去玩吧。”

第三章

很多年以后，姬野在灯下握起了羽然的手。

“小时候，我以为我的手比别人的脏。”姬野微笑着说。

“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拉我的手，除了你。”

“从青州来？”姬野破天荒地坐在苑子里的假山上和羽然说话，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青州实在太遥远，好像人一生翻山越岭都无法到达那样远。

“是啊，”羽然点头，“我们还经过了衮州和豫州呢，你去过哪里？”

姬野有点不好意思：“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不过倔强的性子使得未来的燮羽烈王从没有轻易认输的习惯：“不过以后九州大陆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去的，连夸父和河络的地方我也会去，要是有船，我就去海上找龙。”

“听说龙在很远很远的大海里呢，河络的领地特别的热，找夸父又要翻过很多的大山，”羽然有些不信，“你不是在骗人吧？”

“我不骗你！”姬野涨红了脸，“我不怕热，翻山也算不了什么，就算龙在很远很远的大海里，我也可以找羽人帮我造最大的海船出海。”

不轻易说话的姬野说起话来却特别有气势，连聪明的羽然也不

由地相信了。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羽然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还以为裘州会很有趣，可是在那里的蛮族人都很矮，住在帐篷里，成群结队地出去打猎，还不如下唐有趣。”

羽然话里展现了姬野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广阔世界，羡慕之余，他硬是没有表现出来，却说：“那我以后出海的时候把龙的样子画回来给你看。”

“你会画画么？”

姬野忽然低下了头，一言不发。

羽然正看他的时候，目光忽然被走出前厅的姬谦正和老人吸引了。

“看啊。”羽然从他们的步伐中看出了异样，急忙拉身边的姬野。

姬谦正手中多了一柄长剑，长三尺多，宽近一寸半，剑脊出奇的厚。而老人本来背负的长枪已经从绫子中解脱出来，在阳光下散射出一片耀眼的银光。

姬野脸色微微改变，他知道父亲所用的是战剑，不同于寻常的佩剑，战剑可以劈开对方的铠甲和武器，完全是设计来作战的。因为崇尚雅致和婉约，整个下唐国的剑师都很少铸造这种威力惊人的战剑。而老人的枪则是完全同于姬野的虎牙枪制式，散发着凛凛的寒气。

“昌夜，野儿，你们带客人闪开。”姬谦正静静地举起手中战剑。

姬昌夜此时也被外面的人声惊动，在一边好奇地看着。他对父亲的武术极有信心，不但不担心，还有时间侧过头去偷看姬野身边那个精致的小女孩。读过书的姬昌夜不同于姬野，知道以下唐的礼仪，贸然注视陌生的女子被认为是无礼的。